

一碗绿豆面，缕缕家乡味

区委报道组 黄微 文摄

每天清晨，把人们从美梦中唤醒的，不仅是一天忙碌的工作，还有美味的早餐。

绿豆面碎，搭配油煎饺或者小笼包，是很多黄岩人的早餐选择。说是“面碎”，其实是由于绿豆面质地好，下锅不糊，久煮不断，店家只得将绿豆面折断成两三寸长再下锅，所以叫“绿豆面碎”。

每天早上七时前后，是“傅师傅煎饺”店最忙碌的时候，食客往往将前厅及二楼座位坐得满满当当。“傅师傅煎饺”原叫“老扁煎饺”，原位于“老扁酒家”边上，很多老顾客见这家店没有招牌和名字，以为和“老扁酒家”是同一个老板，便口头相传称它为“老扁煎饺”。

其实，店老板姓傅。早年，他曾以做木桶、木锅盖等为生计。后来，随着塑料制品的流行，木制品生意日渐萧条，他转行做起早餐生意，主卖豆面和煎饺。

小店最初只有3张桌子，后来生意渐渐变好，小店的名气越来越大，桌子也增加到了7张。那时候，顾客来吃早饭，必须守在煎饺锅边上，自己端饺，否则就会被其他顾客捷足先登。

近几年，傅师傅把煎饺店搬到了城西。他也积攒了很多制作经验。小店

的饺子，都是当天现包的。每天，他们能卖出近三千只煎饺。而他家的绿豆面，也是有讲究的：豆面提前浸泡一天，再晾一晚，这样才熟得快，有韧劲。凭借着良好的口感，他们一天能卖出几百碗豆面。

“老板，来碗豆面，10个煎饺！”顾客还未踏进店门，点单声早已传进来。傅师傅将事先准备好的豆面放入开水里煮至绵软，然后捞出放进准备好配料的碗中，里面有虾皮、肉末、榨菜丝、豆腐干丝、葱末，以及酱油等各种配料，再倒入几勺高汤，一碗香喷喷的绿豆面就热腾腾地上了桌。用筷子挑起碗中的绿豆面，晶莹剔透，爽滑顺口，使人吃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发出咝溜咝溜的声音。

在黄岩，绿豆面有好几种吃法。早餐店的属于简易版本，另还有“豪华版”吃法。在黄岩西部，困难时期的农家里，这个是招待贵宾的最高“礼遇”。每当家里来客人，主人家就会拿出自家腌晒的咸猪肉，切成薄片，下热锅翻炒，待油香四溢，依次放入冬笋、虾干、香菇或者香肠，加水熬汤，再下面慢炖，咸肉的香，冬笋、香菇等配料的鲜，渐渐融入豆面，捞上来尝一口，要有多鲜香就有多鲜香，难怪当地人笑称“咸猪肉，油腊腊；绿豆面碎，滚哒哒……”

绿豆面，因其名字，很多人误以为是由绿豆制成。事实上，绿豆面是用番薯粉制作而成。在黄岩，人们习惯将制作绿豆面的过程称为“拗”绿豆面。

3月21日，是大地绿豆面工坊上半年最后一次“拗”绿豆面的日子。合作社负责人陈维明17岁就跟着师傅学习制作绿豆面，如今他已60岁，经验颇丰。那天，天蒙蒙亮，他和妻子就起来做准备工作了，趁着员工们还没来，他们先将两口大锅洗净，烧好水备用。

员工们陆续到岗后，“拗”绿豆面正式开始。依照搅糊、和面、揉面、“拗”面、洗面、剪面、晒面等制作流程，老陈将一袋番薯粉倒入搅拌机，开启马达，一边搅动一边加水调和。随着机器的旋转，粉团逐渐黏稠团结，表面也更加光滑细腻。凭借手感估测后，老陈关掉马达，将粉团从机器中取出来。

接着，粉团被放在一台电动摇摆搅拌的机器，即“拗”罐中。随着机器的律动，粉团源源不断地从罐底的小孔里漏出，垂到下面的热水锅里，就成了一条条绿豆面。

等到面条浮上水面，工人们就用长筷挑出来再浸入旁边的另一锅冷水里。一热一冷，绿豆面就有了韧性，也不容易断了。冷却了的绿豆面一圈圈地绕在一个特制的大钩子上，工人在底下补上一剪，统一了每捆绿豆面的长度。剪好的绿豆面依次铺满一根长竹竿，先放到房间里滴水晾干定型。第二天，再拿到太阳下晾晒。

直到晾晒好，绿豆面的制作程序才算完成。望着一竿竿绿豆面，陈师傅松了一口气，“从去年11月开始，我们总共‘拗’出了一万多斤绿豆面，全卖完了，下次再‘拗’，应该是下半年了。”



黄岩人制作绿豆面、吃绿豆面的历史何时开始，已无可考，没有特定谱系也不见相关记载，只知道这制作技艺在民间代代相传。

黄岩西部“拗”绿豆面文化，宁溪大岩村是一个缩影。过去，“拗”绿豆面在村里是一件大事，需得全村人出动，一起把握节奏，掌控时间。合力制作好的成捆优质的绿豆面，加上番薯肚肚、本地腌猪肉、黄泥曲酒，通常被称为“四起头”；若再加上小麦面、冬笋，则成了“六起头”，是村民走亲访友的必备礼品。

时至今日，大岩村鲜少出现家家户户制作绿豆面的盛景，绿豆面工坊或合作社已成

为传统工艺的主要传承者。2018年，为了让更多的人直观了解豆面制作环节，传播和推广这项传统工艺，宁溪镇党委政府在大岩村着重打造了绿豆面加工坊。

如今，这个依山傍水的宁溪绿豆面工坊，共有十间三层房屋，楼下四个作坊，分别承包给村内有名的绿豆面“拗”面师傅。每年年末，来工坊加工的顾客众多。在村口顺着溪流和道路往村庄深处望去，道路两旁悬挂的一排排整齐壮观的绿豆面帷帐，好似没有尽头。

时光流转，对很多黄岩人来说，绿豆面不仅是街头独具风味的一道小吃，更是代表着家、代表着根的缕缕乡愁。



主办：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
协办：区历史学会

黄岩孔庙

■周建灿 陈建华

黄岩孔庙概况

黄岩孔庙是台州保存最完整的孔庙古建筑群，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大成殿五间，东西两庑各九间，戟门五间，东西有更衣亭与神祠各三间，以及泮池、泮桥等。

据县志记载，黄岩孔庙始建于唐代，原先不在今址，北宋元丰六年（1083）迁于此。孔庙在今址建庙以来，频遭兵、寇、风、火之灾，屡毁屡建。据光绪《黄岩县志》等文献记载统计，修建次数多达28次。

1949年以后，因年代久远，风雨侵蚀，部分木结构建筑及砖砌墙面残损、倒坍。1991年，黄岩孔庙被浙江省文物局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经3年维修，基本恢复原有建筑风貌。

2018年，区委区政府积极响应市民呼吁，着手对孔庙区块进行改造，计划在恢复原有孔庙建筑的同时，赋予其新的功能。

旧时，孔庙为封闭性建筑，整体呈中轴对称布局，主要建筑建在中轴线上，反映了儒家传统礼制观念。

孔庙外围原有一道高高的围墙，名为万仞宫墙，以象征孔子学问精深，德行高迈，思想深邃，非常人所能仰望。在万仞宫墙下及两侧开三道门，称为黉门。因为孔庙同时也是各级学宫的所在，所以古代士子考中秀才皆被称为身入黉门，黉门也就成了学校的代称。再往外两侧还有两道门，便是东门与西门。在现存东门檐下，存有石碑，上面铭刻“奉旨文武官员及军民人等到此下马”，以示孔子地位尊崇及对儒学与文化的尊重。

进入孔庙，在中轴线上的第一个建筑便是棂星门，为木质或石质牌楼式建筑。棂星即灵星，又名天田星、天镇星。以棂星命名孔庙大门，象征着孔子可与天上施行

教化、广育英才的天镇星相比。在棂星门内两侧原有名宦祠、乡贤祠、忠孝祠，分别祭祀名宦历代政绩突出的地方官及著名乡贤与忠孝节烈之士。

从棂星门沿中轴线往里走有一潭池水，名叫泮池，又称泮宫，它是官学的标志。古代“诸侯不得观四方，故缺东以南，半天子之学，故曰泮宫。”泮池上一般有石桥，或拱或平，或三座三洞，或单座多洞不等，被称为泮桥。科举考试时，学生过桥去拜孔子，称为“入泮”。

过泮池，便是大成门，又称戟门，古代设仪仗，所谓列戟之地。“大成”二字，出自《孟子·万章下》“孔子之谓集大成者”一语。大成门东、西有神祠和更衣亭各三间一字排开。其前后抬梁高为设仪仗、列戟之地，重檐高耸南临泮池，为全国孔庙建筑中所罕见。

入大成门，迎面可见大成殿。大成殿为孔庙主体建筑，高16米，五楹，重檐歇山顶，正脊砌“天开文运”四个大字，边饰龙凤塑像。重檐八角以飞椽出檐，起翘高昂具江南殿式风格。副阶卷棚，梁阁斗拱刻花繁缛；前檐柱琢狮雕龙，为清代中期佳作。

大成殿内，正中为孔子像，上有一匾，题“万世师表”。以前，殿内还配祀有孔子的知名学生及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称“四圣”“十二哲”。大成殿前方两侧有两排长廊式的建筑，称为东、西庑，是供奉先贤先哲及儒家学派著名人物的地方。

大成殿北原来还有明伦堂、崇圣祠、尊经阁等，现在在其旧址上建有孔园。此外，还有神厨神库、宰牲房、进德斋、修业斋、饗堂、号房、仓敷、射圃、敬一堂、魁亭、土地祠、题名坊、教谕衙斋、训导衙斋、瑞芝堂、景言堂、学田等，均废。



黄岩县学与祭孔

明清以来，县学就设在孔庙内，置教谕一员，掌孔庙祭祀，负责教育训导所属生员。又设训导一员，为教官副职，负责管理生员、考勘考核及违犯学规的处罚等事务。县学生生叫生员，俗称秀才，是童生经过县、府考试，再由提学官亲考录取，才有资格参加省试（乡试），省试考中者为举人。秀才三年考一次，未中者下次可再考，举人三年考一次，中央派考试官到各省主持。黄岩每年一般取24名秀才，取得秀才资格者才能入县、府学学习。秀才的“校服”是一领蓝衫，未中秀才者不能穿着。

县学最隆重的礼节是祭孔大典。祭孔大典在每年春、秋两季的第一个丁日举行，所以叫丁祭。黄岩在1929年停止丁祭，改为孔子诞辰古历八月二十七日设奠。

祭祀时，所有轿、马都停在大成门之外，入庙一律步行。县学生生穿蓝衫，官员穿官服，不得穿便服入庙。以击钲钟（大钟）为号，表示祭祀开始。全体行四跪四拜之礼，击磬拜。拜后献舞乐，编钟、管弦乐响起，舞文武八佾，64人呈纵横皆八的队列，在乐队伴奏下起舞，击鼓表示舞乐停止。再献帛、献爵（酒）、献酢等，礼仪非常复杂繁琐。

孔庙的价值与意义

孔庙作为孔子纪念性建筑，儒学（官办学校）所在地，千百年来绵延相传，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孔庙的存在，体现了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从古至今，承担着文化的传承与教化的重要作用。

一个地方有孔庙，说明此地已为文明开化之地。在黄岩历史上，孔庙对黄岩的社会、文化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南宋时，黄岩曾有“东南小邹鲁”之称，及至清末民国，黄岩

文教振兴，皆与孔庙（或儒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南宋贤相杜范、宋儒车若水、明代诤官吴执御、清儒王棻、清末榜眼喻长霖等为代表对黄岩乃至国家作出突出贡献的历代乡贤们，亦曾在此读书、考试或祭拜。所以，孔庙对黄岩而言就是一个“文明坐标”。宋元以降，孔庙频遭风、火及人为的毁坏，但一次又一次的重建与修缮，都说明黄岩人对文教的虔诚以及对民族文化的尊崇。

